

釋義
老子道德經



廣益書局刊行



音比 序美善也

鄉讀老子，意爲道家，與六經異，儒所不取。及見漢文用黃老敦樸治天下，一時德業盛熾，兩漢諸帝，無與比隆，竊疑焉。取劉向揚雄，以迄明清焦氏魏氏諸詮著，徧觀而廣徵，冥思而潛索，乃歎向多偏蔽，而老氏之言，非如世俗所論也。老子當衰周季世，尙文之弊，流極不返，競爭強霸，而國愈衰，馳騫利名，而俗寔薄，節文繁縟，而巧詐滋彰。乃獨推尋上古郅治之源，抉發至人清虛澹泊之妙，期挽頽波而返淳樸，知當時非清靜寧一，莫能救也。老子爲周守藏史，其學指上闕玄妙，故發抒醞粹之旨，俯視儒墨，成一家言。凡所論著，乃人君致治之精微，非避世忘天下者也。其立論多與孔氏相合，而允遜周易，其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極太極之義也。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堯舜垂衣裳，孔子欲無言之義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此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即易之無思無爲，寂然不動矣。常有欲以觀其微，即易之感而遂通矣。曰修之於身，於鄉邦天下，德乃真。



乃餘，乃豐，乃長，乃普，與孔子修己以敬，以安人，安百姓，何以異？故論兵謂唯不祥之器，而以黷武昭戒來茲，痛斥紛更，而鄙夷法令，豈世所謂清靜寂滅，忘世避名，逃空虛者哉？腐儒空泥爲道家，蔽障夫曲學，相隨詆誹，不察本源，未窺隩突，徒拘牽申韓之跡，似兩晉人之清談，目爲異端。而後世言兵法刑名，言丹汞金石，仙解方術，鍊形修性之流，各剽取裂割老氏之說，以自尊高，誇惑庸妄，昧者不察，遂謂兵法刑名方術，皆出於老子；而拘墟曲士，又指爲非聖無法，皆厚誣老子者也。聞游學德意志人言：「德有兩學會，一主論語，一主老子，少年入會各數千人，持老子論語交互辯難，以求其真。」德人好學思深，自戰亂以降，衣服器皿，去華務實，律身從政，尙璞屏文，噫！豈有得於老氏之言耶？周秦諸子，多逞辭辯，耀文藻，惟老子文約而義豐，理明而事覈，故以諺語詳釋之，視疏通諸子爲尤適合。今世連大類周末，而尙文之弊，孱國羸民，積弱殆又過之。吾以爲讀者儻因茲編，而探索明審老氏之精義，而倡率修學，使風化尙儉尙實，一返乎淳樸，則天下其庶幾。

白話
譯解 老子道德經

上篇

微音叫循也妙也邏卒也小

一章此章乃全書總脈文義甚深必讀完全書始能逐漸了解大致是渾括道之全體說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凡

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享之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

以觀其始物之妙故常無欲空虛可常有欲以觀其微激歸終也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

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兩者始與母也同出者同出于元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元者冥也默然無

不可以定乎一元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元之又元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白話解〕大道是無形象可說的，最難形容，可道之字，當言說講。起首兩句，是說大道如果能指定一件

事物，說得出，那就不是那不變之常道，常道是不能限定一件事物的。天下有定名之物，都是有的，至於那沒

法子指名的，才是常名。試思開天闢地之物，混沌乾坤，名在何處？到後來件件東西都有一定之名，這名字才

算世上萬物之母。妙字是形容最細微之意，細小到說不出，就叫妙，如人言莫名其妙是也。天地下無論何物，

皆從極細小無形處生，人能心空，才可以考究萬物之妙。又必心有繫念，才看到萬物的邊際。微字作盡頭處

講，作邊際講。此四句，上二句，先空心考究萬物之起原；下二句，專心注意，考察萬物之歸宿。妙微二字，同出於

道而異名，就他同處說名玄。玄字是黑色，凡視線極遠，看不清爽，外帶灰色，黑色。如黑水洋，是海水深，如遠山，只見淡黑影。玄之又玄，譬如俗語神乎其神是也。今之無線電，收音機，照相鏡，雖是科學發明，然其功用，可算玄之又玄。所以說道，說到玄，真是各種神祕的法門了！

二一章

此章說至美至善無對待無形象所以爲常善常名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

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而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

自備爲則僞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自然已足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功成而弗居。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

〔白話解〕天下最美好的道理，人多說不出，譬如天地生物，好處人說不出。如其人人知道的好，那就有不

好的生出來；如人參茯苓，人人知道好，就有假的發現了。真正至善，也說不出，說得出的善，就有假的不善冒名了，如假道學僞君子是也。所以凡有對待的道理，如說有，必有無，說難，必有易，說長，就有短，說高，有下，說響聲，就有音調，說前面，必有後方。有對待的，皆未到極處，所以至美至善，是沒有對待的。聖人作事，一毫不見痕跡，如父母愛子之心，一點做作沒有，純任自然。如古詩上稱堯舜，百姓只知耕田開井，早出晚歇，不知堯舜好處何在，便是無爲之事，不言之教，所以說至美至善，沒有對待也。有如此大作用，所以萬物到面前來，隨機應

付，毫無成見；如天地生物，自己不以爲自己的本領，不說自家的功勞，所以生生不息。凡事倘居功在心上，便有得失，有去來。如功成不居功，心中空空洞洞，先無自得之心，後亦無失望，此所以叫常善常名也。

三章

此章說有美則有惡，有尙則有爭，不如使民無知，無欲以合於清淨無爲之化。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賢猶能也，尙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

惟能是任尙也，曷爲唯用是施費之何爲尙賢？賢名榮過其任爲而常校能相射貨貨過用食者競趨穿窬探險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

心懷智而復懷食，虛有智而實

無智也。

弱其志，強其骨。

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心，虛則志弱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守其真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智者謂知爲也。

爲

無爲則無不治。

〔白話解〕尙賢賢字，不作賢人看，是才能之人，尙是誇獎獎勵之意；如在上者獎勵抬舉一班才能之人，則大家必爭顯才能，難得之貨，如珠寶鑽石金玉，如在上者以此爲寶貝，則民人必做盜賊以爭利。常人之情，看見可愛之物，則心動，尙不會看見，則心不起念，故心不亂。所以聖人之治天下，要人虛心，不自己矜誇本領。又使民人勤力生活，不致飢餓。又要人不爭功，莫生驕傲，而志意謙虛。又要人堅忍耐勞，強練筋骨。他第一個道理，是叫人老老實實，如同上古之世，大家渾渾的，好像山野的老百姓，只知喫飯睡覺，沒一毫思想，自然不生事。就是有一班知識略高的人，在上位，也不敢憑他個人的理想，亂出主意，因爲憑私心做事，就會引起小百姓也胡亂逞才，那就忙不了！所以在上的，不多事，順其自然，好像沒事辦樣，其實非懶散也，在不好生事耳。不好生事，自然上下相安，事事順手矣。

四章

此章是總揭大道全體和道之功用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

沖而用之，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爲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濶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解紛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懷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白話解〕道的原素本極空虛，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無論你怎樣用他，他總用不盡。好像一件物事，總盛不滿的樣子，如其盛滿了，必定漫出來。總由道的作用，博大精深，像深水潭一般，所以能爲萬物的主腦。又譬如用一尖利的錐子去解結，這是常情，他却用不着尖利，祇用平常的，去解那糾纏。又好比光線是透明體，能照見灰塵的，他却十分顯他的光耀，祇平平淡淡的，好像同灰塵渾合在一起，又不是糊塗與皂白不分。但他的妙處，是令人看不出色彩，摸不到楞角，所以很清亮，很深沉的，外面看似渾淪，內中却有一個主宰。這樣看來，大道從何處出來？自然大道是在天帝之先，乃先天地生也。就是說天地未分以前，已有大道了。

五章

此章說大道化生萬物象天地更申明清虛不自盈滿之用無窮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爲爲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

而人食狗豕爲千萬物而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贖矣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者，也。橐籥者，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風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于爲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

〔白話解〕天地發生萬物，純是自然而然而然，莫名其妙，看上去並沒分毫安排，而生者自生，死者自死，像是天地沒有仁愛，像是把萬物當做那稻艸紮的狗子，用過了就扔的。古時人祭路神，或求雨，用草紮一狗，狗身上罩些彩畫的假狗皮，祭過了就不要，隨便拋棄，或當柴火燒。此兩句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不仁二字，當無心做恩惠講，不是說他真正不仁，是說他比尋常講仁的更高些，以萬物爲芻狗，不是作踐他，摧毀他的意思，是說聽其自然生滅，不必有心去愛他，但他這愛的道理更大。以下說天地生生不已的妙處，好比那銅匠的風箱，又好比打汽爐，祇要抽動裏面的風扇，自然一呼一吸，鼓動生風，所以說虛而不盡，鼓動更出。此是形容天地之間大氣鼓動，好比一個大風箱，抽動風扇，就生生不已也。天地的作用，如此神妙，所以世間上講政治的，說得越多越不行，到不如明白天地生物之大道，守那清虛無爲的道理還對些。

六章

此章引谷神形容道體，至虛故能用之不勞。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門元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緜緜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白話解〕山洞名谷，谷神二字作爲空虛處，能應用不窮，故名谷神。應用不窮，所以說他「不死，不死」二字，當不昏迷講。谷神以空靈的妙用，永無昏迷之日，此卽玄妙的大道所產生的原素。這玄妙生物的總法門，可以說就是天地的根本。人倘能知道從這大道的根本上做起，那是無形，又像實有主宰，要說有形，又指不出。所以說縣縣不斷，總像時中有個主宰，應用不窮，又不現喫力的樣子。

七章

此章引天地以證明聖人天地不自生，故能長生，聖人無私，故能成其私。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自生則與物爭不
自生則物歸也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

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無私者無爲于身也，身先
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白話解〕「天長地久四句」是說天地化生萬物的道理。論天有雨露風日，好生長萬物。地無論高下，凡附著土的，總叫他發生，所以然的緣故，幾千年萬年，總是如此不歇。他能長久的道理，就在沒有一毫爲自己的作用，所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凡在天地下的生物，沒有不被他雨露滋養的；凡是在地面上的生物，無有不靠他發育的。問起天地何以如此？就是一個只顧施雨露，一個儘性發育種類，毫無一點作用，故爾長久也。由此看來，聖人治天下亦如此，聖人治天下，與天地生育的道理正同。一毫不爲己身，却是人人知道有聖人；一念不私自己，却人人知道聖人道大。正是公正無私，却有成其功用的效驗。

八章

此章說有道者不爭如
水故有道七種好處。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卑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居善地，心善

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言人皆應于治道也。

〔白話解〕此章以水比方大道，水之功用極大，世間無論何物，總賴水潤澤生長。却是水之性能滋養萬物，又無爭競之事。水性下流，處人世卑下之地，和那汙穢之地，却不礙他潤溼之性。如百川到海，總能消納容受，不怕汙穢，自然能清。因為他能處下，又能利物，所以可比方最上之善。最上之善，有益於世，也同水之德性一樣。人能學水之功用，差不多近於道了。有道之士，倘若真能如此，必定能所到的地方，人人都感化。他的心如淵水那般靜，所相與的人也學好，他說的話都相信，作官也好，做事也能，一舉一動皆合時。所以然的緣故，就是他有卑下之德，又隨處有益於人，又無一毫爭競之事，所以沒有怨惡，人人都被他感應。

九章

此章說衆人所爭不過功名富貴金玉，明天道者却遠避遺世俗之所爭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

揣而稅之，不可長保。

既揣未令尖，又稅之，令利勢必摧碾，故不可長保。

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不若其已。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不可長保也。

功遂身退，天之道。

四時可運，功成則移。

〔白話解〕這一章反證大道說，譬如人辦一件事，倘若是自己自滿自誇，那就不好，到不如謙虛點的好。又好比手拿一件尖利的東西，預備刺人，終久要被人摧毀，保不定能長久的。好比貪人堆金積玉，終久守不住，富貴人忽然拿架子驕傲，終久要敗。所以有道之人，功成名就，他即忙告退，不敢留戀，這正是能知道天的道理。

十章

此章言玄之德哲學謂之提挈歸公之物德前一段說治身後一段說治世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

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

滌除元覽，能無疵乎？

元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于極覽能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則終與元同也

愛民治國，能無知

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元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獨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于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倡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

明白四達，能無為乎？

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

生之

不塞其原也畜之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塞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特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元而何凡言元德皆有德而不知其性也

其主出乎幽冥

〔白話解〕人身上魂屬陽，魄屬陰，有學養之人，知道之人，能定心氣，常常守住自己的神識。不像平常淺躁

的人，好像魂不附體的樣子。老子此章說人倘能安安靜靜，守住自己的元神，如同修道之人守一一般，一刻

不離就好。守一守一，指人之真精神說。人能專一守自己真精神不離，自能辦大事。又要能純任自然之氣，和

柔到極處，如嬰兒樣，全是一片天真；自然與外來無抵觸，全其本性之量矣。又要洗清眼前的渣滓，於凡事物

之來，看得極清爽，不受外來的遮蔽，才可見到道之妙微也。以上說自修，以下說治人。譬如人想做愛民治國之人，必有多少安排，多少鋪張；其實都非也，大道之妙，不如此，是要清靜自然，不妄生事。如同說天下事所由

出入之門，名曰天門，仿佛回教說的真主，儒教說真宰一般。如國家一治一亂，也可說是天門一開一關。愛民治國之人，肯安安靜靜不生事，如雌物不妄動。又能明白天下萬類之情，如明鏡一般，有事物來，總照得清清楚楚，却不用別樣方法，才是真明亮。如作官人心地明白，不用明查暗訪，自會曉得下情。所以大道玄妙的作用，要在如天地生物之功，只管發生長養，不居功，不自矜誇，使人也不知他的功大。如此包涵萬象，運用不窮，才是玄妙之德。

穀音谷車輪也

十一章

此章說玄德之妙用常有常無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埴埴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爲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類

無以爲用也

〔白話解〕此章就器用空虛處，形容道之妙用。先說車輪，輻是輪子上直棍，轂是輪盤中心圓木，安插直棍的中心挖空，好套住車軸子。三十輻共一轂，是說三十根直棍，共插在一個車轂轆上，他中心挖空處，才能圓轉。輪子是輪子的用處，全在中空，如是實心，必不能轉了。又如燒窰戶和泥土燒盆子罐子，必要中空，才好盛水，盛食物。又如人家造屋開門窗，用處也在開通，如把他塞死，門不能出入，窗不能透光矣。所以世間各種事物，有一件即有一件的用，然而用處多半在空靈無礙處，倘處處弄得石牆石壁，用處不靈了。

老子道德經 上篇

十一章 此章說去外有之害，但取利民於實際。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口

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

此，爲腹者以物養己爲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不爲目也。

〔白話解〕凡人耳目口及心思，要自家作得主，不隨外界牽引，才能耳聽目明，食味辨色別聲。如用五色來耀眼睛，眼必生花，用五音來鬧，耳必震聾，用五味來混嗅，必定連味也嘗不真。成天的打獵馳馬，必定心慌意亂，坐立不安，像有神經病，得一件寶貝，必定心心念念防人偷竊。這都是自家作不得主，耳目口心思，一遇外來的牽引，就隨他走了。所以聖人治天下，要百姓老老實實，有養活不餓肚子，不叫人被聲色貨利鬧昏了。除去害人之物事，只重實事養民而已。

十三章 此章乃楊朱爲我之道，莊子養生主篇之大義。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必有榮辱，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于榮寵返之于身，故曰大患若身也。吾所以有

大患者，爲吾有身，由有其身也及吾無身，雖之自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無以易其身故

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白話解〕常人把自己身子看得太輕，不知道自重，所以外界之寵和辱，一到面前，就驚動。人贊一聲，喜不可言，罵一句，氣得要死。因爲看得身外的批評太重了，以爲我這生命就隨人重輕，凡能寵人者，多在人以上，受寵的多爲人下。他以爲我這生命，全在人家一寵一辱上分貴賤，所以得寵喜而驚，失寵又一驚，把這寵辱看成生命的一件大禍患。所以然者，不過爲了我這軀壳，時刻怕失寵榮，時刻怕受羞辱。不知有道之人却不然，自尊自貴，知道天下還靠我這身子，才能有希望，非自私也，因爲人必須君子，自重方能行道，不然，卑汙而賤，安能任天下大事？由此看來，外界的寵辱，是不必驚動的了。

十四章

此章發明真心之用，真心不落顏色形象，可以用太古無爲之道治今有爲之世，能知古始，然后知道之綱紀。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

一。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爲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

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是謂惚恍，不可得而定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

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有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

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白話解〕凡天地間之物，有形可見，有聲可聽，有形質，手可捉摸的，皆不足以顯大道之玄妙。必定要看不出，聽不清，抓不著，名夷希微的，才是大道的玄妙。所以這三者，沒法究竟，故要從根本上看來。此三項既無形聲，不可執捉，吾人所以能追求到這道理上的緣故，是有一個能覺察三項的功能，一個真心而已矣。一個真心，就是人生來的覺性，是能考察到不見不聞，不可捉拿之外的。所以知道之士，他倘在上位，如果真能不做那精光四射，令人害怕的光景，則在下之人，也不妄設方法，以致昏昧。在旁觀只覺他絲絲不斷，上下無猜。這種道理說無耶？而萬物由此而成，說有耶？又不見其形，這名叫恍惚。迎面看來，不見起首之處，從後面看，不見收尾之處，所以治國之君子，倘知道學太古無爲之道，來治今之人，能知古道起原，才算知大道之綱紀，治人治國之道，不是毛舉細故，察察爲明也。

十五章

此章申說古之體道者體之於希夷數之中故能不拘動靜新舊渾而爲一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焉若冬涉川，冬之涉川豫然

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也

猶兮若畏四鄰。

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然不知所趣向者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睹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

儼兮若容，渙兮若冰之將

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以安

以久？動之徐生。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離也徐者詳慎也保此道者不欲盈，盈必溢也夫唯不盈，故能

敝不新成。蔽覆蓋也

〔白話解〕古時有道之士，不粗暴而靜細，不淺露而深沉，令人看不出他內中的學養。祇覺說不出他好處，不得已勉強形容他的氣象，說他謹慎，好比冬天涉水，又似一家在中央，惟恐得罪四鄰，凡事不敢先作主人，像似客樣，却又不冷，遇人溫暖，如春和化冰。那厚像古樸之人，又似空空洞，一無成見，又能包涵一切，無論何等污垢，他能渾然消受，却不致於渾濁。試問誰能將渾濁的煩擾止得住？惟有道者靜以對待之，自會定清。如同一杯水攪得昏昏濁濁，必須定住幾分鐘，然後渣滓沉澱到底，則清矣。又不可死心不用，一事不管，那亦不能持久，必要活潑其心，隨事體察，那智慧自生矣。保存此道理，重在心虛不自滿，能不自滿，則永久。由此可見大道妙用，無動靜，無新舊，常常是一般也。

十六章

此章推廣致虛守靜之功效

致虛極，守靜篤，

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

萬物並作，

動作生長

吾以觀復。

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于虛動起于靜，故萬物並動作，卒復歸于虛靜，是物之極篤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各返其所始也。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

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

知

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常之爲物不偏不彰，無滋味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

知常容，

無所不包通也。

容乃公，

無所不包，通則乃至于蕩然公平也。

公乃王，

蕩然公平則乃至于無所不周，善則乃

王乃天，

無所不周，善則乃至于同乎天也。

窮極虛無得道之常，則乃至不窮極也。

沒身不殆，

無之爲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于心，則虎兇無所投，其齒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

天乃道，

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于極虛無也。

〔白話解〕老子之道，全在虛在靜，前章所論，大半在用力於虛極，守住靜篤，極字篤字，足推到十二分的功

夫。以下設一比喻說，萬物雖同時化生，我可以從他未生之前，觀其反復。又好比世間各種生植物，長得枝葉茂盛，然究其發生之理，總由樹根上生氣上達枝幹，乃發生花實。俗語說：「葉落歸根。」一到冬天，葉落枝枯，那一股生氣，又回轉到樹根上去了。此時無花無果，清靜極了，是還他天命之本原。以前未發育時，本祇有根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千年萬年不斷不息，即是天道之常。知道這常道的，是明理之人，不知道的，必無知妄作，不免凶也。知道天運人事死生代謝的，其識見能包涵一切，故曰能容。能容則心無偏私而公，能有公心，然後合王道天道，而可以長久，終身沒有危殆不安之事也。

十七章

此章說能知古始古來最初之始，是如此功成而人不知何待言說。

太上知有之，

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從上也。

其次親而譽之，

不能以無爲居事，不言爲教，立善行施，使下得親而

譽之也。

其次畏之，

不復能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

其次侮之，

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夫御體失性，則疾病

生輔物失真，則虛譽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足，非智之所齊也。易其言，必有應，故曰悠兮。其實言也。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覩也。無物可以

〔白話解〕最上之聖王治天下，一無形跡可見，在下的人民，不過知道國中有個君上而已，好像他一無恩

德似的。此即四書上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意。民無能名，卽是下知有之之意。次一等的就不然，必有許多功德表現出來，叫民人親厚他，感頌他。再次一等又不然，實在沒恩德及人，只知立威恐嚇小百姓，大家畏懼他，不敢說。再下的連威武也不能做到，所行所爲，

種令人輕視，叫人看不起。因為信用不行，所以民人有不信君上之事，那時不得已和百姓賭詛盟誓，就是下策了。所以有道之人治天下，純是一片真心，毫無行跡可見。到功成事了的時候，百姓皆不知他有何安排，但覺他事事合人心，自然而然，應該這樣做而已。

十八章

老子惡僞亂真，故有此一章。議論以為文飾不如樸素也。

大道廢，有仁義。

失無爲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進物也。

慧智出，有大僞。

行術用明以察姦，獨趨暗形見物，知避之，故慧出則大僞生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

國家昏亂，有忠臣。

甚美之名，生于大惡。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于江湖，道則莊濞之德生也。

〔白話解〕老子論大道，總向最高一層說。如此章說假如大道不行之後，治世之人，遂有施恩惠行仁義之事出來。又如下一等的，用仁義又不行，必須用心計法術來對付小民。上下都用心計，那就有詐騙之事發生。又如六親之中，假使都好，誰也顯不出孝和慈來。因爲有不好的在裏面，愈顯出好的來了。又如國家太平，大衆是一般工作，必定是國家昏亂，那纔顯出有幾個忠臣來。所以古話說，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

十九章

此仍上章去文，飾尚樸素之義。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絕文甚不足，不合之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于素樸寡欲。

〔白話解〕此章所說聖智，不可太看高了，不作聖賢講，只算有才智之人，仁義亦作善人講，巧利更不足道。老子以為絕去聖智及仁義，巧利，民自然安穩便利，自會孝慈，自無盜賊。此三者全是浮文，無補實際，故必定要有一方法，使人心有所歸屬。歸屬之方何在？即返本歸原，一味樸素，使人少私心，滅嗜欲而已。

二十章 此章說有道之人與世俗所趨向不同人，皆未簡上徹有道之人却注重本原也。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下篇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然則

學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于益？不知而中何求于進？夫燕雀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所畏，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纒勉之足，何異截鶴之脛，畏響而進，何異畏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為用也。荒兮其未

央哉？歎與俗相反之遠也。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眾人迷于美進，惑于榮利，欲進心競，故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也。我獨泊兮其未央，如

嬰兒之未孩，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之未能孩也。儼儼兮若無所歸，若無所宅。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眾人無不有懷。

有志盈溢，胸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無為，無欲若遺失之也。我愚人之心也哉，絕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睹，我頽然若此也。沌沌兮，無所別析。俗人昭

昭，耀其光也。我獨昏昏，昏也。俗人察察，分別別。我獨悶悶，情不。澹兮其若海，情不。颺兮若無止，無所。眾人

皆有以，以用也，皆欲。而我獨頑且鄙，無所欲為，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不飾之華，故

曰我獨欲異于人。

〔白話解〕最高學問之人，樂天知命，自然無憂。倘不學之人，糊糊塗塗，也說無憂，則與那尋常多憂之人，相

差無幾。譬如恭敬的答應曰：「唯。」和那隨便的應聲曰：「阿。」二者相差，又有幾何？人人害怕的事，我焉能不害怕？世間禍福未來之時，真難預測。衆人忙忙的幹功業，興高彩烈，好似登春天的平臺，喫大牛肉，生出多少事，忙了一頭汗。自我看來，真不必如此。我的觀念淡淡平平，好像沒事人樣。又像那一歲半周的孩子，本木的還不會笑。又像一個人，單另另的無家可歸，光景大衆都抱著滿腹經綸，預備出風頭，我好像忘記了這事似的。當真，我像鄉下人不成。渾渾沌沌的世俗之人，都要顯精明，我祇昏昏的。俗人事事考究，比長較短，我卻悶悶似不懂事。但胸中自有分曉，不過不露光芒而已。又能悠遠不斷，不是頑空。衆人皆有許多裝飾作用，而我却像粗淺之人。我所以不同於人者，祇是抱著大道的源頭上，不離頃刻，好似喫奶的孩子，一刻離不了乳母。

二十一章

此章說道之精微非耳目所及測度要在能知扼要因道之本體是如此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空也。惟，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恍惚無形，不繫之歎。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冥深遠之義，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

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至真

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以閱衆甫。

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

物之始于無哉。以此知之也。

〔白話解〕此章論道之體，說空虛之德，所以能涵容一切動作，皆與道相合也。道不可形容，却無一事能離乎道，彷彿事事物物中，都隱隱的有個道在。一種恍惚有象的，如方圓是也。一種有物的，如金石是也。一種有精的，如草木衆人是也。這種精微之道，極真實無妄，其中確有可信之道在，所以從古至今，他這常名不去，以察看衆物之父。甫字即父字，衆父衆物之本始也，我何以知萬物之始生哉？以此知之也。

二十一章 此章說得玄同之道可以常行無弊分別於異者不能也

曲則全，

不自見其明則全也

枉則直，

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窪則盈，

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敝則新，

不自矜則其德長也

少則得，

多則惑。

自然之道亦猶

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真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白話解〕曲字如說一部分是也，但指一部分，而全體可知。雖自處一曲，人自見其直，雖自處低窪，人自見其不虧欠，雖自處於舊敝，人自見其生新。愈少愈無走失，故有得愈多愈喪本真，所以反招疑惑。是以守道之至聖，祇抱定一，二是極少之數，抱一即可以爲天下之矜式。惟不自己表見，故胸中浩浩落落，自然明理。又不自以爲是，故他的功自然明顯，不自誇，故功自可見，不自顯己之能，所以能長久。占在有能爲的分位，唯其不，小氣好和人爭短長，所以度量寬廣，任憑天下之才人能人，誰都不能與之爭。古時所說的能自卑屈讓下的，

能全始全終者，豈是空話，誠能見其大。故自處於曲小之一部分，那俗語說終身讓畔，不失一半，終身讓路，不失一步是也。

一二十三章 此章仍接前章之宗旨

希言自然，

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

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言暴疾，興不長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從事謂舉動，從事于道者也，道

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于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緣緣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于道。

德者同於德，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失者同於失。

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

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于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言

行其所故，同而照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焉。

〔白話解〕凡知道之人，必不多言，易經說：「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所以胸有涵養之人，語甚希少，却

自然合道。不然，譬如大風不過午，暴雨不終日，主張風雨者天地，天地發生太暴太驟，尙且不能久，况人爲哉？

所以從事於道之人，必與道同其作用，從事於德之人，必與德同其作用。如其不然，有些分別，則道德之真，全

喪失矣。所以能與道同者，則有道者亦樂得之。能與德同者，則有德者亦樂得之。道德俱失，次而行仁義，則失

道德，而行仁義者，樂與之。此就主觀客觀對說，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理，所以信用不足於人，人亦不相信

也。

二十四章 此章仍合前為一義

企者不立，物尚進則失安故曰者企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其唯于道而論之者卻至之行盛饜之餘也木雖美更可藏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為臃贅者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白話解〕老子惡人急進求速化，故此章又比方說，凡人要是墊起腳望的時候，站立必穩，要是跨大步或跳過，就不是好好步行。所以急於表見者，心不明白道理，自以為是者，好處轉不顯。自誇功人必厭，自矜奇炫異，必不久見信於人。這種人在道上論起來，名曰仿佛人喫贖下之食，又好比贅瘤在身，徒惹人厭惡。所以有道之士，決不如此做。

二十五章 此章論道之大本出於天故王者當法天

有物混成，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先天地生，曰混成也，寂兮寥兮，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不改，獨立不改，曰獨立也，字之

曰道，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故于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強為之名曰大，吾所以之字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實其字定之所由則繫于大大有繫則必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為之名曰大，字之

曰逝，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逝曰遠，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于一逝故曰，遠曰反，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大曰逝，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逝曰遠，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于一逝故曰，遠曰反，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

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為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

域中有四大，

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為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

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

而王居其一焉。處人主之大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謂法則也人不自遠地乃得全

安法地也地不遠天乃得全戰法天也天不遠道乃得全法道覆也道不遠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于自然無所遠也自然者無稱之實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道順自然天放資焉天法乎道地故

則焉地法乎天人故象焉所以為主其一之者主也

〔白話解〕老子欲形容大道之全體，故有此一章，前數句渾括道之體和功用，說天地間有一件物事，在未

有天地之先已產生，其狀維何？像是渾然生成的，無可名象。既冷冷清清不顯形，又無一物可與相匹，似是獨立，又悠久不改常度，又能無處不到，而不窮盡。世間無論何物，總離不了他，可以算衆物之母。然則此物何以名之？問起來本無名，不得已強勉名之曰道。道字上強加一大字，因為這道能行能遠，又能無往不復，周流不滯，所以說道之大真，可與天地帝王比並了。世界有四大，是道與天地帝王，四者所以人要以地為法，如易經云：「坤厚載物。」又如坤順承天，就是地法天。至於天之運行不息，那是以道為法，而道的真理，何所法乎？却是無一毫牽強，無一點礙滯，隨方就圓，無將迎，無拘泥，純任自然而已。

二十六章

前章言王者當法天此言王者當法地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以重為本故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不以經心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重也夫

本為喪身也失君為失君位也

〔白話解〕凡物輕者不能載重，小者不能鎮大，不行者能使喚行者，不動者能指使動者。所以重者為輕者之本根，好比一棵樹，那樹身和樹根是粗重，枝葉就輕了。又如文人計畫，武人奮力，是靜者使令躁者也。所以聖人治天下，終日勤勞，不離大道之本，如同行軍，不離輜重。無論如何，尊榮富貴當前，他中心只平平淡淡處之，心超乎其上。所以萬乘之主，不以自己之身比天下輕，因為一輕就失了本根，一躁則失却君位。諸葛武侯誠子書云：「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社會上輕躁扁急之人，決不能成大事也。

二十七章 此章言王者當法天道之曲成萬物天道至圓也

善行無轍迹，

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

善言無瑕譎，

順物之性不別不析，故無譎可得其門也。

善數不用籌策，

因物之數不假形也。

善

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是以聖人

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聖人不立形名以檢于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為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爭，則無棄人矣。

常善

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資取也，善人以

善齊不善以善齊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于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白話解〕此言人能順自然而行，不開端，不發起，故不被人指滴。因物之數，不用籌碼核算，自然清清楚楚。

不用關鍵繩約，自然不可開解。所以聖人常會救人，是說人才各有短長，應當要因材而用也。就是順他自然的意思，用他的長處，便當防他的短處，補救他的短處，就可以用他的長處。會用人的，把壞人都可以用成好人，所以天下就沒有不能用了。對於一切的物件，也是這樣，取長救短，天下自然也就沒有廢棄的東西了。這就叫做因明之道。所以善人就是不善人之師法，而且不但見不善，就引以為戒，又必教之使善，然後我之善量足。是不善人正善人爲善之資，所以善者吾師之，不善者亦當愛而教之。此天下所以無棄人也。然而世俗的常情，大半見賢能就忌嫉，見不肖就羞與爲伍，於是善者既不相勸，而不善者更流於惡，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者也會迷糊於此，可見因明之道，誠要妙也。

二十八章

此言王者以常德治天下雖爲而如無爲卽道法自然之義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

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式模則也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

忒差也

復歸於無極。

不可窮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當處

其母也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者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以善爲師不善爲資移風易俗復使歸於一也

故大制不

害也。大制者以天下之害心爲心故無割也

〔白話解〕老子之道，純任無爲，清虛以自守，謙弱以自持，總以退守爲主，不敢爲天下先。所以教人縱然威

加海內，自己總不肯逞雄；曉得剛強，自己總還以柔弱自守，雄雌就是剛柔的意思。這樣謙虛，就可以容納萬物，好像深谿一般；自然人心歸順，常德不離，仍回到嬰兒自然的境界。曉得光亮是好的，自己總還立在晦暗的地方；這樣就可以爲天下的楷則，自然常德不會差謬，仍回到於不可窮極的地方。曉得富貴是好的，自己總還以貧賤自處，就好像深谷一般；自然德行完全，仍回到渾成樸實的地位。樸就是人生的一點真性，渾成一片，自然無施不可；若是一經渙散，就變爲種種不同的材器。聖人因此就爲之立官長，以善爲師，以不善爲資，想移風易俗，復歸于一，所以以大道制天下者，不去枝枝節節的宰割。

二十九章

此仍上章之義而更申明之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執者失之，

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歛或吹，或強或贏，或

挫或騖，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爲執割也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

〔白話解〕若果想取天下，而以人爲私智去談幹，我看是得不著的。要曉得天下是無形無方的神器，不能

夠憑人力可取的。萬物有自然之性，不順其性而矯揉造作以爲之，所以必敗；一定固執不通，所以就得不著。至於天下的事物，或是先行，或隨順，或者小歛吸，或吹送。有的強，有的弱，有時遭挫折，有時竟墮落。是以聖人作事不爲己甚，不尙奢華，去驕泰；此卽王者以常德治天下，雖似有爲，而實無爲，正是道之真理，取法自然也。

三十章 此章合下一章俱言如不用常德治天下必致於用兵用兵必無好結果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於天下况人主躬於道者乎其事好還。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故云其事好還也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

強。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吾不以師道爲尚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果而不得已，果

而勿強。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日亂不遂用果以爲強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壯武力舉與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舉

與必不道早已也

〔白話解〕以大道輔佐人主者，知天理之無往不復，故決不敢恃武力橫行天下。因爲天理好迴旋，如用武力，則凡駐兵處，轉眼生荆棘。又一遇大兵之後，凶殘過甚，災沴之氣，上干天和，必有水旱蝗蟘之災。故善用兵者，祇求濟事而已，不敢以武力示強於天下。所謂果者，猶言事成而已。祇要事成，不敢矜誇，祇要事成，不敢自居功，不敢有驕矜之色。才知道他這果字，雖含有決斷之義，却出於不得已，所以雖果決，亦不敢逞強。因爲天之生萬物，強壯到極處，勢必衰老，如逞強用兵，就是不講道理。古語有云：「不循道的總早了，斷不會長久也。」

三十一章 此仍上章之意申明用兵之害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白話解〕世界唯有兵是不吉祥之器，佳字本古寫之唯字，鐘鼎文皆如此，後人誤爲佳字；試問既是不祥，安得謂佳乎？兵事不祥，人所恨怨，有道者故不處於不祥之地。譬如君子居家貴左方，用兵則貴右方，左陽而右陰，陽生而陰殺也。所以這不祥之兵，非君子之器，萬不得已而後用之，就是用兵，也以平心靜氣爲上。就使得勝，也不自美，如以爲美，是樂於殺人也。孟子說不嗜殺人者能壹之，好殺人者，不能得志於天下也。不觀古人凡吉事均尚左方，凶事多尚右方，所以出兵時偏將到可居左，上將軍必居右，言其身爲元帥，當誓死也。又言居最高級，如同行喪禮，殺人多當哭泣，即使戰勝，也以喪禮款待之；如此論兵，兵非不祥之器乎？

三十二章

此章言水止於江海則永不會溢，出衆人止於道則永不會危殆。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以

無爲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儼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

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

以不殆。始制謂謀敵始爲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刃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

谷之於江海。川谷之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獨川谷之與江海也。

〔白話解〕此章就一樸字形容道之體用。樸字作天然講，作元素講。說道本無名，譬如樸是萬物初生之元素，無一點人工雕琢；但是他獨守元來之本質，就沒有一件事物，可以作他君主，可以臣使他。因爲他尙未成爲一種器物，可以受人使令也。所以作王侯者，倘能的樸天下之物，都只祇能作他之賓客，來歸附這主人。試觀天地陰陽之氣，相合渾然元氣中，自降甘露；小民不待命令分派，自然均沾到。後來有人事，有制度，生出種種名目；既有種種名目，人事遂多。所以治天下者，要自知守著本來之樸，如止在一定之方位；任社會人爲紛紜萬變，我自守樸，以靜制動，執簡御繁，自不致危殆不安。故大道之樸，好比百川中之江海，終爲衆水所歸也。

三十二章 此章申言王侯守道之事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于人未若用其智于

己也。用其力于人未若用其力于己也。明用于己則物無避焉力用于己則物無改焉。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况身存而道不卒乎。

知足者富，

知足自不失故富也。

強行者有志，

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

不失其所者久，

〔白話解〕能知人者是有智之人，能自知者尤高，可謂明白道理之人，比知人者更勝。又如能勝過人者，必是有能力之人，尙不如能自克己私，自勝之人，真是能自強耳。天下不知足者貪，不知止終必敗，惟知足者善。

保守，故能有其富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此非有志之士，能如此強行乎？止而不失其所，譬如立定宗旨，要做一件非常之事，牢不可破；吾知其志必成，必能垂久遠也。又如古今立德立功立名之人，雖死而名不朽，可不謂之長壽乎？

三十四章

此章更說天下歸心而聖人終不自爲大，因他心中曠然如水之汎濫無所不可也。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

言道汎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

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若道無施于物故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

名爲大。

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以此不爲小故復可名於大矣。

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爲大千其細圓難于其易。

〔白話解〕此仍借水形容道之功用，汎兮可左右，猶言如水之汎濫，左右逢源也。萬物無不恃之潤澤生長，却不休息，又不居功，有發生萬物之功，如天地之恩，衣被萬物，又不自居主位。再就他虛中無私論，又可說他極細微處皆能觀照，似可謂之小。但是就他功用之普遍而言，實不能不謂之大。所以能爲大的原故，原是不居功，不自以爲大，所以天下無物可與之比大也。

三十五章

此章仍上章之義而申明之嚴幾道以爲安平太即自由平等以至於大同世界也。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太。

無形無識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

樂與餌，

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曾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合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嫖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白話解〕此言知大道以治天下之人，能執大道之要，以臨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歸往。何以故？因爲能執守道要之人，其氣概能包涵一切，自然使一世之人心嚮往。既能感召人心嚮往，自然上下相安，如家人父子之親，平平安安，無一毫齟齬拂逆，此大道之功用也。不比音樂酒食能悅人留人，道是無聲無臭，恬淡寂寥，既不足悅口，又不能悅耳目，所以人少有能知能行者。倘真知真行，執守不貳，則道之功，却應用永永無窮也。

三十六章

此章言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以明聖人終不爲大者以明天道盈虛之故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斃不假刑爲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歛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柔弱勝剛強，魚不可

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利國之器也惟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器不可觀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

〔白話解〕老子不爲天下先一著，所以處處提醒人處柔處退，守雌守黑，其見道處，往往高人一著。此一節，卽世俗以退爲進之旨。其言天下事，將要吸收時，必先張口，似乎放鬆一步；將欲使人弱，必先僞爲強壯之，此卽兵家使詐以驕敵之意。將欲廢除之，必故作興盛之勢，將欲奪取之，必先姑予之，此卽吳王報越之意。蓋世間生物之理，柔能尅剛，但是爲天下者，又深藏若虛，好比水中游魚，必深藏水底，不敢離水。所以治國之利器，

如軍械武備，乃一國之精神，命脈之根本，亦必深藏穩固，令人莫測，萬不可表現於外，使人有以窺其底蘊也。

三十七章 此章之義同
應前第一章

道常無爲，順自而無不爲，萬物無不由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化而欲作欲成也吾將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白話解〕論道之大體大用，無形象，無痕迹，一絲不見安排做作，純乎自然而然；天下事無一件可離道，却又指不出何者是道之功。所以道之在天下，常似乎無所爲，而其實無一事不有道在其中，實在是無不爲。爲王侯者，若能守道，則不必求天下歸己，天下自無不歸化於己也。到天下歸化時，不免有成功的觀念，此却不可有，必依然虛中以行之，如本來之樸素，不知何者爲事功，何者算成就。空洞無物，純乎太古之無私，不尙人謀造作，一味清靜，老老實實的，而天下不因之多事，而自定矣。

下篇

扔音仍因也引也

音証牽引也
推也

三十八章 此章言道德爲厚禮法爲薄清虛爲
實聲色爲華當去華薄取厚實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

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視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其已，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膚不能相容。是以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爲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守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于無以爲極，下德下之，最上仁是也。足及于無以爲，而猶爲之，焉爲之而無以爲，故有爲爲之患矣。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舍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亦必生不能不爲，而不與而治，則乃爲之，故有宏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眞而義理之者，忿枉祐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爲心矣。故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直不能篤，則有游飾修文禮敬之者，尙好修敬，校貴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德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盛業大富，而有萬物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篤通簡，不陽實備于表，微徵爭制，夫仁義發于內，爲之猶僞，况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入而識也。卽下德之端也。竭其聰明，以爲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德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饗，慮喪篤實，而勞事督務，而治藝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爲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與制，職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惡之首，故苟得其爲功之母，則萬物作爲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名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尙，志無所營，各任其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焉，義其親焉，禮其厚焉，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風之而無所尙，彰之而無所統，用夫無名，故名以爲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木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形氣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豈功在爲之，豈足處也。

〔白話解〕上德之人，不自以為德，一心以道為用，故雖有得於中，却不表現乎外，不自居有德，此正合道之功用，是以德為所有也。下德之人不然，有所得便要作為，有作為便不合大道，是以無德。上德之人，神化不測，純乎無為，而為之却不自居，不自德其德。下德之人，同是無為，却於無為之中，仍有為。上仁之人，愛人出乎中心之誠，無求報之意，所以行仁似是無所為。上義之人，却不同，他要辨明名和實，又要裁制事之宜，是以一動作，便不能無為。至於以上禮教，人人不知禮之當好，於是興出多少節文來；眾人雖未必盡從，却不得已攘臂勉強以行之，故失却大道之真。其次則用德，又其次德又不行，遂行仁，仁又不濟事。其次用義，義之行又窮，遂勉強行禮。到了靠禮教來防閑人，是忠信不足，天下有禮教不能範圍之人，則禍亂自此作矣。所以一班號稱創作之先聖先賢，有名創造世界之前哲，祇是天下從此多事，無益於大道之治。則是前識之聖哲，雖云大智，亦可謂之大愚。是以守大道之偉人，寧可處道德之厚，不處禮法之薄；寧可處大道清虛之實，不處聲色之華。其於本末輕重間，有卓識遠見，故寧去彼薄與華，而守大道也。

三十九章

此章即王者之道以得一為要而所以致此一者則用反用弱之功

昔之得一者，

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毀竭滅歟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

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

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

天無

以清，將恐裂，

用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為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傷其本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

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

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珠璣如玉，
 珞珞如石。清不能爲清，故不能爲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質愈以賤爲本，高乃以下爲基，故致數與乃無與也。玉石珠璣珞珞體盡于形，故不欲也。

〔白話解〕此一字，卽所謂太極。中國古來講道德之老先生，必從無極太極說起。易經上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太極卽是在天地萬物之先，先有的一股元氣，世界上種種生物，總離不了一太極，而且各有各的太極，此一字卽指他說。從前人守一的道理，在天地陰陽造化之先，故爾天得這一的道理，所以清地得這一的道理，所以寧靜，人之神守這一自然靈，又好比虛谷得一，自然充滿，萬物得一，才能生。侯王守這一之道，則治化天下而安貞。各種都含有一之功用主宰，如同人之元神一樣。以下又就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反說不得一之害，說以上六者倘若不得這一，則有裂發歇竭滅蹶之患。以下再伸說，凡事皆從根本做起，所以貴人仍靠賤人抬舉起來，高大的建築，必從低窪地下奠基。如王侯尊貴到極點，却用極不美的名詞自稱，稱孤道寡，豈非以卑賤爲本位邪？此與字王弼說是譽字，才講得通。至譽轉無譽，卽上文王侯至尊貴，反稱孤寡，豈非最高的位置，最堪誇耀的，反無可誇譽邪？所以古來得道者，渾然守一之元氣，包涵萬象，鼓舞化機，使世間萬事萬物，無一不在他元氣中創造。不必多生分別，如同玉與石，定歸又顯出他珠璣的清楚，落落的分疎，轉現支離破碎，失却他大道本來之元素也。

四十章

此章言反者道之動，道德之情與世俗之情，每相背馳，故不笑不足以爲道。

反者道之動，

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

柔弱同通，不可窮極。

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欲將全有必反于無也

〔白話解〕此章頭一句說反者道之用，如同說輪迴是道之妙用，又如新名詞說反動力，亦大道自然之趨勢。又以強弱二字比勘，世間事斷無有一味逞強行得去的，其中妙用，看似強的利害，其實中間作主拿用神的，總不外一弱字，剛柔相調濟，乃能運用不窮。即以機器比方，火力猛，必賴水蒸汽，又如電力必陰電與陽電並用，又如艸木初生時，必柔軟。所以天下萬物若從有處見他發生，是一件名物，但是再從他未生以前考究，畢竟是從無中生出有來。所以佛家說生滅二字，有生卽有滅，然滅不是永遠如此，無之中又會生出有來，是滅又能生也。

四十一章 此仍上章之義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有志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故建言有之，建猶立也 『明道若昧，光而不耀 進道若退，後其身而身先 夷道若類，類猶執平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

若類 上德若谷，不德其德無所懷也 大白若辱，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 廣德若不足，廣德不盈郭然無形不可滿也 建德若偷，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

不立不施故若偷也 質真若渝，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 大方無隅，方而不割故無隅也 大器晚成，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 大音希聲，聽之不聞名

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大象無形，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凡此

諸善若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能使其成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如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白話解〕凡上等知道之士，聽人說大道，他本來天分高，有特別見解，一聞道，必勤勤懇懇力行之。若是中等之人，他心中無真確之見，忽明忽暗，他對於道，心內時有時無，悠悠泛泛，雖不以道爲迂，却亦不能像上士那般力行。至於下等愚闇之人，天姿本不高，習染又深，他聽見人談道，必定哈哈大笑，說是迂老夫子。總之不見笑不是大道，所以古來立言之人，有幾句成語云：「真正明白道理之人，必不出那精明能幹樣子，老老實實，好似不懂什麼似的。真正學問之功，日進不休，看上去却無一絲與人爭先的光景，好似愈進步愈退化了。又譬如看得道理極平等之人，却不去分別道之高下，一聽其自然，類字作柄字通解，言其不平也。上德之人，心虛若山谷不自滿。大白是形容他極純淨，若辱是言其本已極潔白乾淨，他仍渾渾然，好似受不潔之名光景，廣德是言寬大最寬大之德，不在枝枝節節上表現，反似不足光景，能建立大功德之人，事事因民之利而利之，一無鋪張，好似懶散樣。真正樸實之意，轉似渙散不可靠樣。大方之道，無法限制，好似未曾分割，有方象可指。大器之成，必經歷長久時間，雖成而不居功，故好似晚成。又說世間最大的聲響，和最大的形像，却是不常聽見看見的，好比雷聲大，不能時刻聽見。天最大，從何處形容？總之大道不比尋常事業，可以指名，大道無物不包，却無處可指現，所以說他隱然寄於萬物之中，而莫能名。他又最能幫助人事，天道隨時隨地，總賴他相幫，所以可說他善貸。貸字彷彿接氣之意，大道運行不休，正是能成就一切也。

四十二章

此章言道自無而有，以明窮者道之用。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

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于無也。由無乃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

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爲主，一何可舍？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况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

人之

所教，我亦教之。

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爲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爲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邪？若云順善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爲教父也。

〔白話解〕道生一，一卽是太極，太極生陰陽，陰陽合而生萬物。又道之初生，只是一太極而已，分陰分陽，是

一生二也。有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此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之謂也。世間萬類，都向陽背陰而生，好比接天落水，日夜之雨混雜，卽生子子蟲。倘隔別白日之雨，不使與夜雨混合，卽不生蟲。孤陰不生，孤陽不長也。雖是陰陽二氣，却從渾然之元氣發出來，所謂沖氣也。有這沖氣和合二氣，而生生之道，爲用不窮矣。又因這沖氣是虛而不自滿的，好比王公至尊貴，自己却稱孤寡不穀，不穀如言不善也。天下事理，有時看去似是損，其實轉有益，看去似有益，其實轉受損。所以太強橫之人，死於非命，此語是古人教人的。我也用這話來教人，我常用此語作教人之主，如同人之父親教子一班。

四十三章

此借水以申明前章之義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于稊，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虛無柔弱無所

不通，有不可測，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白話解〕天下最柔軟之物，能使用最剛強之物，好比水蒸汽至輕微，却無孔不入。又如水可算至柔，却無處不到。然水蒸汽之力，其大無窮，水力之猛，能排山倒海，無有入無間，是說天下無處不到之力。譬比陽氣發生萬物，其初從無處生，即使發生也無形，無形之陽氣，却無孔不入。知無爲之事，看上去似無爲，實在有益。聖人善教化人，有時以身體力行，感化人於無形，不用語言，無爲之大用處，天下少有比得上的。

四十四章

此章以下自大成若
缺言知止不殆者

名與身孰親？

尙名好高
其身必疏

身與貨孰多？

金貨無厭
其身必少

得與亡孰病？

得多利而亡其
身何者爲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

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
多攻之者棄爲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白話解〕世人誰不知愛惜自己身體，然有時爲名利就不顧了。爲名利奔走之人，愈進愈急，奮不顧身；不會想名同我的身子，那樣親些？貨財同我這身子，那樣值價些？患得又患失，一生忙不了，也不計算得著名利時，沒有我這人了，到底那樣合算？所以太慳吝愛錢之人，往往會破家，好聚財之人，聚得多，散得多。惟有知道之士，知道天下事不能太過，常防盛滿。能知足，就不貪，能知止，不朝前猛進，故無危殆。所以大道之用，可以長久。

四十五章

此仍上
章之意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隨物而成不爲
一象故若缺也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大盈沖足隨物而與
無所愛矜故若沖也

大直若屈。

隨物而直直
不在一故若

風也。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爲異端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大辯因物而言已。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躁罷然後勝寒。

靜無爲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推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

〔白話解〕天下事必定求全美，此猶是平常見解；要知世人所謂全美，非大成也。大成之道，不可限量一方，故雖大成，像是有缺樣。因其用常在大處，不問些小缺，像是缺，實非缺也。推之大盈大直大巧大辯，不皆在尋常人見解上爭，所以大盈者轉似空，以其取之不盡，加之不多，如泉水然，無乾竭時也。無滿出時，真可比大盈若冲之道也。大直之理，隨事自有直之道在其中，却非拘拘的表現他的直，故不知者，反以爲詘。天下小巧之人，好顯他巧妙，此正是本領不到，至於大巧不然，愈巧愈似拙笨，其實非拙笨也。又如大辯之人，不在一言半句和人爭辯，看去似費鈍，其實他自有能辯之道在，非費鈍也。又如寒熱兩種氣候，本天時，然人倘是用躁之方法，躁動不已，則身上暖，倘是用極靜的功夫，則熱也可減，心靜自然涼也。就竟二者看起來，躁動之騰熱，總不免要動，人安能躁動不止，終不如一靜不須動，自會生涼，可見天下之道，還是以清靜爲主也。

四十六章 此章言道貴知足知止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也。子郊。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白話解〕天下太平之日，用不著兵馬，只要糞田好了。所以古來有個清官，命百姓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贖

小牛也。天下反亂，則四鄰都是兵馬，沒人種田了。自來大禍，無一不是貪心不足惹起來的，人生的罪過，無一件不起於貪念。所以守道之士，常常謙虛不敢進，不求十分滿意，是知足也。世間惟知足之人，能長久不敗，所以知足之人，他的滿足，真能永保也。

四十七章

此章言以虛靜之理，洞明萬事。

不出戶，知天下，不闕牖，見天道。

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難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于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而可也。

其出彌

遠，其知彌少。

無在于一而求之于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知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得物之致，故雖不行

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

不爲而成。

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爲而使之成矣。

〔白話解〕不出戶知天下，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不必仰看天文，上觀象臺，也能知天道之常，如陰陽寒暑是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是說好高務遠之人，心思愈雜，頭腦愈昏。袁子才說：「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后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也。」所以聖人用心，以虛靜之理，洞明萬事，不待行已先知之，不必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之，不待出作爲，而事自然成。此卽孔子說：「予欲無言。」那章書之意。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自比於天，看似太高太空，其實聖人德性氣象，感化人處，却有此理也。

四十八章

此章言無爲之道，可以取天下，蓋德盛而人自歸之。

為學日益，務欲進其所為道日損，務欲反損之又損，以致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有為則有所失，故無為乃無所

不為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動常因也

及其有事，

自己造也

不足以取天下。

失統本也

〔白話解〕求學是要學所未能，故貴逐日加增。至於求道，則更高，是要力去私與妄。凡人事有作為的，都不對，故貴逐日減少其俗見俗事。減而又減，到一無所作為之時，則一切純任自然，如同無為光景。到真能無為之時，德性普及天下，就可以得天下。所以古聖王多因有這無為之道，自然使天下歸心。假如像後世爭奪天下之人，多方作為，反不能得天下也。

四十九章

此章言聖人之所以取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為心，不存一些子成見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動常因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

德善。

無棄人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為天下，渾其心，

各用聰明

聖人皆孩

之。皆使知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能者與之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實則實，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則可冕旒充日而不懼於欺，對繆亂耳而無感於慢，又何為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

物亦競以其不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子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于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于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已者也。如此則已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

已也。若乃多其法，禍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于上，魚亂于下，是以聖人之于天下，歙歙焉，心無所主也。為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為舍其所能，而為其所不能，舍其所

畏而為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白話解〕常心二字，可作成見解。聖人無一定成見，但隨著衆人之心，包涵萬象，不生分別私見一秉大公。他日中看天下之人，不拘善與不善，信與不信，總是本一片真實心對待之。所以好人固然自知向好一邊做，那不好的人，也被他感化學好了。聖人爲天下，孳孳不息，總望一世之人，大家渾合其本有之真心，不生差別，不拘善信與否，都渾化於大同，天下更無有不善信之人。所以天下之人，注意到聖人身上，以聖人爲標準，而聖人皆以慈母待遇嬰孩之理待之，更不存一些子成見也。

五十章

此章旨意蒙與叟養生主篇義同

出生入死，

出生地入死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

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兇，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

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也。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

無以生爲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明虎而令兵戈無所容苦鋒刃虎兇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蛭蠃以潤爲淺而孽穴其中驚鷗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燬繳不能及網其不能到可謂處于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于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

〔白話解〕人生走出生路之外，便入死路，人不知道，動輒走到死路上。所云十之三，如云十分中有三分也。此言人生生死生之道占九層，那不生不死之道，只占有一，一即是渾然之大道。聖人處世，無害人物之心，故

人物亦不加害，雖遇猛獸甲兵，都不傷，何也？以其從未走近死之道，所謂無死即是無隙可乘，此方可謂善衛生者矣。

五十一章 此章言道德為萬物之主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物生而後畜畜而後成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

皆有所由有所由焉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

道之

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命並作耐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

謂成其實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為而不有

長而不宰，是為元德。

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是以謂之元德也

〔白話解〕世間萬物之生育成形，皆由道和德，到了能成形，亦是自然之勢。好比天和地，發育萬物，使之成形，則自有必成之勢。道德何以如此尊貴？因為他未曾有人使令，自然生，自然養。所以這道之於物，是能生能

養，能長能平勻。其生長又能保護衆生物，如天地之大德，祇顧發育長養，更沒一毫居功作主之心。此等德性，真不可測度，真是玄之又玄也。

五十二章 此章言體道者之功在因其自然而求諸內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母本也于未也得本以知

未舍本以逐末也

塞其兌，閉其門，

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亦欲之所由出也

終身不勸。

無事不勸也終身不動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其事故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為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

用其光，

顯道以去民迷復歸其明，

不明

無遺身殃，

是為習常。道之常也

〔白話解〕天下有一件最初最早之物，無可名之，但是不拘何物，總離不了他發育，可以說他是萬物之始，又可以算萬物之母。有了最初之始，和生物之母，可以知道他所生之子，又可以由他所生之子，反推尋他，回到本原上。聖人凡事從來的源頭上認清，所以識得他的滋長，可以一生一世運用這道不窮也。兌字作孔竅講，又可比人之心孔，凡各種思想，從這孔竅中出。門是凡事出入之門路，人好逞私心，好妄動，故去道遠；如能塞閉那孔竅和門路，可以無勞擾之事。如其不然，則心孔內發生的日多，人事開出門路的也無窮，一生也忙不了。所以治世之道，不在寬廣其思慮，想處處都照管到，必有遺漏。不如就細微處留心，自能見大，所謂守約施博也。不與人爭，剛強而自守柔弱，柔能尅剛，不是真柔，乃真強也。暫用其外見之光，依然收斂，回到自身本來之明，使精神斂藏於中，自能永久，不致為身之殃，此乃因其常久之道。凡人好逞聰明，使聰明外露，一毫不知斂藏，看似精明，有時反被困者，正坐不解此理耳。

五十三章

此章言不能體道者飾外之無益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于天下唯施為之是畏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

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况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朝甚除，

朝宮室也除潔好也

田甚蕪，倉甚虛。

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設一而衆害生也

服文綵，帶利

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白話解〕此介字作界畫講，言使我明白條理，十分精明，行大道於天下，我惟以邪徑為憂。施字讀如斜聲，詩經上，邱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是也。使我行大道憂邪徑，以為大道本甚平直，百姓偏好走小路，如使朝廷治獄斷案，井井有條，可見民好訟者多。田無人耕，倉庫空空，百姓一味奢華，考較衣飾，講究口味，必是在官者多積財，則民安得不為非？如此看來，下民之行邪徑，仍是政府先開端。則在上者如同奏音樂之人，吹竽引衆樂一般，直可名在上之人，是為大盜吹竽者耳。

五十四章 此章言建抱道德推及天下亦即前章道生德畜之義

善建者不拔

固其根而後營其未故不拔也

善抱者不脫

不食于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

修之於

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

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彼皆然也

以天

下觀天下。

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于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

也者

〔白話解〕此建字，作栽椿意思，又如樹立之義，抱字如牢固之義。善建者不拔三句，比方人若是樹立一件物質的東西，則拔之甚易；如用人力抱住一件物事，脫亦甚快。惟有道之人，樹立的是德性，抱守的是純一之

道，無形中之建邦也，却是根深蒂固，永久不會拔脫。他的子孫，也能繼續他事業，不致絕滅後代香烟。所以德性要實實在在，在本諸身以及於家與鄉，乃見得真，見得有餘且長，推之一國與天下，亦能豐滿普遍也。故知道者，但本諸修身，以驗於人，至於一家一鄉一國，與天下，皆可由己身之修為，對參之。所以大道之功效，所守甚約，推行至廣，故貴善建不拔，善抱不脫，以自修德而已。

音沙

此章言有道之士知和守柔如赤子所以養德也

音艾

此章言赤子所以養德也

螫

音出

音毒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蟄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于物故無物以損

其全也。骨弱筋柔而握固，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淪其真柔寡不爭而不摧折皆若

也。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嘎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物以和爲常故知和則得常也知常曰明，不熾不

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益生曰祥，生不可益益之則天也心使氣曰強，心宜無有使氣則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白話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章說，人倘能含有厚德，如同嬰兒一樣，天真爛漫，毫無一點世情，渾然天理。於世間有知覺運動之類，一無傷害之心，所以毒蟲猛獸厲爪之鳥，都不相傷。雖筋骨柔弱，小人之手，有時抓著一件東西，或自家握著拳頭，也甚牢固。小孩不知牝牡交合之道，而生殖器也有勃起之時，這是他的精氣充足，發育逐漸完全。所以雖終日號哭，不動真氣，喉嚨不嘎，因他的喜怒都無心，純是一片天機和合而已。故學道者，能知和者才是能反本常，知反本常者，是謂明白道理。知道常的道理，則不

應於有生之外，又多求補益於身。不致因血氣妄動其心，以心使氣逞強，不能反本到天和的地位，如含德之赤子矣。凡生物不到十分強壯，則尙未老；至於老，就是未知道，不知道者，必早了也。

五十六章

此章言貴賤親疏利害一以玄同之道處之，所以致用也。

知者不言，

因自然也。

言者不知。

造事端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含守質也。

解其分，

除爭原也。

和其光，

無所

特顯則物無所偏爭也。

同其塵，

無所特賤則物無所偏就也。

是謂元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也。

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故爲天下貴。

無物可以加之也。

〔白話解〕天下最高妙之道理，有非言語能形容的，所以真正知道之人，不憑口說，有時竟不說。至於粗淺之人，一知半解，信口開河，或道聽途說，問起個中道理，他仍就茫然。不如把那些小心孔，小思路，一齊閉塞。把那些小尖巧的技倆，放平了，以應付社會上事。與人相處，不露些子楞角，一味的渾合化，也不特別的顯光芒，透清白，才是玄妙的太同。他對於世界上的人事物類，無有親疏利害貴賤之分，一切渾同，不生計較。人亦沒法子對他有親疏利害貴賤之作用，能體大道如此，乃可貴也。

五十七章

此章言以道治天下，祇要守常道，不必好奇多事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

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詳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泯民無所及故必至于奇用兵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

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也。民強則國家弱。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民多智慧則巧偽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正立

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白話解〕聖人以常道治國，必出於正，至於用兵，則非常道矣。以兵取天下，非正也。善取天下者，祇用德化，而人自歸心，正不必多事也。如有問我，天下何以無事能取者，我所見有個一定之理焉。譬比治天下者，好多立法禁，小民一動也不敢動，自然貧窮了。又如教人民，多作殺人利器，百姓自然好爭戰，生出事來，鬧得人發昏。再加上面提倡製造新奇的技藝，則奇怪的物事，就愈出愈多了。政治家，多方的立些法令，小民偏不畏法，犯法的愈多。老子說民不畏死，法令有何用？聖人所以祇重道德化民，一味清靜，純任自然，不矜小智慧，不恃法令，一無所事。百姓自正自富，自然樸實無華，可見以道治天下，祇要守常道正道，不必好奇多事也。

五十八章

此仍上章之意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于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立刑名明賞罰

以檢姦偽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鬪爭競故曰其民缺缺。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

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

化是其極也。

正復爲奇，

善復爲妖。

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患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

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

貴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

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廉清廉也。剝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汙不以清廉剝傷于物也。

直以

導物去其僻而不以直激
沸于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以光耀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慝也所謂明
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白話解】悶悶二字，古本作閔，閔即憫字，也說得通，若作悶，也可。如言政事平平常常，一無可稱道，百姓皆馴良。若是政治察察為明，作威作福，百姓愁苦，好似傷殘了。治天下者，莫不想去禍求福，不知禍福二字，相迴旋起伏，禍之中有福，福中亦有禍，總不是政治的極端好處。三代後，其無有以正治國者邪？不用正，便有用奇之事矣。用奇，則福又為禍，善反為妖，所以把百姓鬧昏了。聖人雖用方治人，却不是硬割成方的做法，雖用清廉治人，却非因廉之道傷害事物。雖行直道，却非任情激動人，雖用精明察事物，却非光芒四射的逼人。

五十九章

此章以治人事天譬明儉故能廣之義

治人事天莫若嗇

莫若適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于齊一也。全其自然而不斂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于此。

夫唯嗇是謂早服

早服

早

服謂之重積德

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道無窮也

莫

知其極，可以有國

以有窮而位國非能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

是謂深根固柢

長生久視之道

【白話解】嗇字有收斂幾分意，此言治人事天之道，皆不可放蕩，不留餘，要小心收斂，不敢放肆。凡事總留餘地，如同那吝嗇人樣處處不肯放鬆也。惟有這嗇之道，小心收斂，永無差錯，總算能早服從天道者。早知服從天道之人，即是會積德之人，人倘能事事謹慎，收斂不敢一毫放肆，則無論辦何事，無有不成的。如此等精微的道理，永無窮盡，人窺探不到他的究竟。如是者，必定可以得人之國，因為他知治國之道，必然能長久。然

則膏之道，以之治天下，豈非深根固抵，如修道家，長生不老之道乎？

六十章

此章以事神之義，明慈故能重之義。

治大國，若烹小鮮，

不擾也。擇則多害，擇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衆心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則其鬼不神也。

非

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道治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神不傷人。

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則不知聖人之爲聖也。夫恃威威，只使物者治之義也。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道之極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

〔白話解〕此就煮菜比方治國，說治大國之道，當如煮魚一般，不可太煩。燒菜者要是把魚在鍋裏橫七豎

八亂翻，那魚必稀爛。治國的若是好生事擾民，民必亂也。所以用道去治天下，清清靜靜，上下安詳，連鬼也不

作祟，好像鬼無靈樣，不是鬼無靈，是那鬼不作祟害人。鬼神所以不傷害人，由於聖人本不傷人，陰陽和平，災

患不生，此大道的功用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正是此文反比例。

六十一章

此章以交鄰國之道，發明不攻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之義。大國小國各得其欲，即所謂成器長也。

大國者下流，

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天下之交，

天下所歸會也。

天下之牝，

勝牡，以靜爲下。

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躁動也。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

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

則取小國，

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納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

大國不過欲兼

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

宜爲下也

〔白話解〕論大國自處之道，要像江海似的，在地球上最大，却最下，所以能容百川。衆流之水日夜灌輸，總不盈滿，是天下之水歸納處。爲大國者，亦當如此，天下自然歸心。天下之物，陽動陰靜，牝牡是也。牝性常靜不動，却能勝牡，又常以靜的道理居下。世間躁動之物，總不敵極靜之物。看似無所事，却能發生一切，承載一切。如地道爲坤卦，坤能居下，能生萬物，所以大國自處之道，當法江海容衆流也。故大國用下下小國，可以取小國，小國用下以下大國，可以取大國。大國能自卑下，以取小國之附從，而小國又能卑下，以取大國之相容。夫大國之心，不過要人家來奉承自己，受我栽培；小國之心，不過求人不拒絕我。二者之心相比較，還是做大國的能卑下最好。

六十二章

此章言用人之道貴善而不棄

道者萬物之奧，

奧猶隱也可得鹿陸之辭

善人之寶，

寶以爲用也

不善人之所保。

全保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

言道無所不生

人，言道無所不生。無有貴于此也，雖有珍寶，驥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寶之寶故曰寶，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不善當保道以免放

故立

天子，置三公，

言以尊道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道上市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項其人所以爲道也物無有貴于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

以先朝馬而進之不如坐而此道也。而不後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以求則得求以

〔白話解〕奧字有深藏之義，俗說深奧是也。言道是萬物深藏之處，又是善人之寶，不善之人也。依靠這道保全他。用好言去對人，人歡喜如同賣物事一般容易。尊行是有尊貴的品行，令人人佩服，如同有好處到人身上一般。如此則道之爲用，無往不宜，善與不善，都知道好。善者固然能行道，使人敬重，不善者也因道以保全我。祇問真能體道與否，人之不善，何必拒絕哉？所以有國家者，立之君，立之臣，安排多少政治議論。又當諸侯來會時，有多少威儀文采，如獻美玉良馬等事，都是一種具文，真不如用這道來進奉了。試問古來貴重此道何也？是爲有道之善人，行事無求不得，就是不善者也。知道向善，可以免罰，道所以爲天下最貴之物也。

六十三章

此章言處事之道儉故能廣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厭天下之所同者德也。

圖

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以聖人之才猶尚難于細易况非聖人之才而欲忽于此乎故曰猶難之也。故終無難矣。

〔白話解〕以無爲爲主，以無條件爲事，以不生理趣之味爲味。凡事有大小多少恩怨，則有分別；不如一概

平等觀，無大小，無多少，無所謂怨與德。天下難事當自易處做起，天下大事當自細處作起；是以聖人終不敢冒然圖大，知道細事必成大也。惟初起不敢大，所以有始有終，能成其大也。大凡隨口答應的，總不可信，看天下無難事，一事辦不成，聖人處處不敢侈然自放，事事深知其難，所以到能成事，而無難也。

六十四章

此章言大道之妙全在任用自然，不敢有一點作用，亦即上章之意。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與夫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

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

爲之於未有，

謂其安未兆也。

治之於未亂。

謂微脆也。

合抱之木，生

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常以慎終察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爲治之形名，執之

反生事，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不愼終也。

慎終

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好欲難得，爭尚爲之，與難得之貨，則細貪盜爲之起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

所過，

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于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白話解〕凡事當安全之時，苟能小心謹慎，自易保持。事情未發見之先，先知謹防，自然易計畫。等到事體

將要發生時，好比那冰脆的時候，容易融化，微細的時候，容易解散。所以天下禍患之來，貴在及早消弭，趁他未成未亂時，消滅亦易；至於已成已亂，則無及矣。不見那合抱的大樹，其初生萌芽時，也極細小。那九層之高

毫當初奠基時，也不過是一石土，漫漫累積的幾千里遠行，其先是一步步走動的。至於不知道慎始的，和那不知道慎終的，不是敗事，就是過失。聖人知道好多事的壞事，故不貴有爲，知道那拘執的不好，故不拘執，也無敗事。因爲社會上人，多因不知此理，往往做得太過火，所以反到功敗垂成。惟自始至終，一順自然，不生事，不拘執，故永無敗壞之事。是以聖人無欲心，不貴難得之寶，則自不生事。雖爲學，一毫不自滿，祇自求寡過而已。大道之妙，全在任萬物之自然，不敢有一點作用也。

六十五章

此章言治民之道反樸還淳亦尚儉之旨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故

以智治國，國之賊；

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則動後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營巧奸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元德。元德清矣，遠矣。

稽同也。今古之稽同則不可廢。

能知稽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反其真也。

然後乃至大順。

〔白話解〕明是多見巧智，如在上者多方設立科條，以防百姓，事事現其機巧之心思，就有流弊了。所以古之善治民者，不用智巧對付小民，只老老實實的，像無知識似的，引人安分。此愚字非同愚弄，是一味叫人老實，因爲小人所以難治，是鬼計鬼心眼太多，欺詐之事日出不窮，律法就難治了。所以用私智去治國，是國之賊也，反是則國之福也。此兩者在人用耳。能知順人心之純，不雜一絲私見，是能奉古之善爲道者爲模範，卽是玄妙之德也。要知玄德是最深最遠，與世俗人矜私智，用機心者，完全相反；要令自上下下同歸樸實本。

真如此，方是大順之道也。

六十六章

此章言王者自處之道不敢爲天下先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白話解〕起四語前章已講過，總言世間能虛中自下人者，才能成大器也。所以聖人以處下之道居上位，以其言下之，是不敢以上自驕也。知衆人不可與爭先，故事事從後。如此則雖居人上，人不覺其威重，雖有時引導人以身先作倡導，人不覺其是與人爭先。是以天下之人個個擁戴他，不討厭他，因爲他不同人爭，人也不同他爭也。

六十七章

此章言慈，俞姓爲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爲大矣，故曰若肖久矣。

究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

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

儉故能廣，

節實愛費天下不異取能廣也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唯後外其身爲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也。

今舍慈且勇，

且猶取也。

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白話解〕天下不知道之人，莫明其妙，反到說大道像是渾渾沌沌，一無所用之物了。因為道大，人莫能明，所以世俗之人，以為不肖，不肖如云無用也。要是人能看得他的好處用處，那不過見於一方面道，未免小矣。老子說我有三寶，守之不失，一是慈愛，二是儉嗇，三是不敢和人競爭。因為行慈一心要做仁愛的事，毫無疑義，故能勇往向前去做。因為知道儉嗇，精神物質上不肯濫用，事事常有餘裕，則所及者自然寬廣。不同世俗人爭尺寸，則所成就者大，所以能成一種大器，如用之治國，可為人長上也。今如舍去三寶，不慈不儉好爭，是人人所惡，近於死之道也。三者之中，慈尤為最先，即如帶兵用恩，自然士卒用命，戰無不勝，守無不固。如此之人，天若幫助這小百姓，必定用這行慈愛者保護小民也。

六十八章

此章言學謙柔退不爭之爭

善爲士者不武，

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

善戰者不怒，

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怒。

善勝敵者不與，

不與，爭也。

善用人者爲

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力不爲用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白話解〕從古來做大將的，必能養大勇，決不像那一介匹夫，逞血氣小勇，韓信受胯下之辱，是也。會打仗的，不輕易動怒；一挑即動，非大將才也。會計畫勝敗的，不在小處和人爭，會使令人的，必謙下人。如此者，方是不與人爭，不爭之爭，是能用人之力，己不勞而事治，是能配天德之極也。

六十九章

此章仍上章之意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

彼遂不止

攘無臂，扔無敵，

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爲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言無有與之抗也。

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言吾哀慈擇退非欲以取強無敵于天下也不得已

而卒至于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喪吾寶。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如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趨利避害故必勝。

〔白話解〕此說古來用兵者有句名言，我不敢做主謀之人生事，只敢作客觀，遇事到來，不得已去應付罷了。處處讓人，不敢進一寸，却是退的多，這才是行那沒有行列似的。上行字作行兵解，下行字作行列之行，譬如杭也。攘臂是捲袖子光景，扔字是相就之意，執無兵，是手上像似沒有兵器。三語說不敢尙勇而怯，極言其謹慎，小心退讓，不敢逞強，所以百戰百勝。如其輕看敵人，夜郎自大，兵驕則敗，一定闖大禍。故人家舉兵來加於我，我小心從事，作萬不得已之應付，必是有哀痛心者勝，何也不好戰，不喜戰，無可奈何而后戰，此正合慈儉不敢爲天下先之道也。

七十章

此章老自言其甚憫天下而世莫能知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可不出戶窺窺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爲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于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于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

言有

君，事有宗。

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君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唯深

故知之者高也，知我者我亦無。是以聖人被褐懷王。被褐者同其寒，懷王者實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達知，以其同寒而不殊，懷王而不離於物而為貴也。

〔白話解〕老子說：我之道極平常，極易行，只是人莫能知，莫能行。因為人只知往高處大處，奇異快速的方面著眼，反把這道看輕了。我所說之道，不是無根無憑的，所說有一定的宗旨，有一定的主宰。因為世人無此知解，所以不知我；但是人不知我，則我之道玄妙難名，而可貴矣。所以聖人中藏至道，好比身著布衫，懷中有寶也。

七十一章

此章言大知之人雖知如不知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白話解〕大知之人，雖知如不知，此其知最高矣。若強不知以為知，此下等人也。使之任事，定出毛病。惟大知之人，怕出毛病，不敢強不知以為知，永無病也。聖人出言行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雖知猶同不知，何敢以不知為知，致為事病哉？

七十二章

此章言世人逐妄取死而不自知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清靜無為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雖其清靜行其操欲，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

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

見，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自愛不自貴，自貴則物，狎厭居生。故去彼取此。

〔白話解〕小民如其任意胡行，不怕王法，好比人家沒管的孩子胡鬧，起初上人優容，實在鬧得不像樣，必定挨打。小百姓如其不懼法律，胆大妄爲，必有大刑罰加之矣。狹其所居，好比窮人不願住小屋，必求美好之居，則不安分妄爲。厭其所生，好比貧人不甘喫苦，則必妄求富貴，又不知畏法，此大威所以至也。人唯安命守分，不敢厭其環境之苦，是知安天命，而不厭天亦厭棄之，使彼受禍也。是以聖人自知甚明，不自表見，自愛其守道之身，不羨慕世人之貴，此是能去妄，知學上智之人也。

七十三章 此章言天道亦主於寬大則知敢於殺人者之非天意也

勇於敢則殺，必不得其死也。勇於不敢則活，必齊命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天之所惡，

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孰難也。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意故邪？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猶難于勇敢，况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猶難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言而善應，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處下則物自歸。

繹然而善謀，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謀之，故曰繹然而

善謀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白話解〕此言好鬪之人，有自殺之道；若小心退讓，不敢與人鬪狠者，到可全生也。此二者之中，利害分明，又言人之好殺者，必以爲我所殺爲天所棄之人耳。然而天道高遠，誰能知某某爲天所惡哉？是以以聖人之明，尚且不敢易於殺人，蓋天道至大，唯不同世人之爭，故常善勝，不言四時之功行，却善感應，不必號召人，而人自歸心，雖然是寬闊意，猶言看似疏漏，却周到。天道如火網，恢恢乎有容，却無一絲掛漏也，以見道無所不

存也。

七十四章

此章告誡司殺之柄者不可不畏天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詭異亂華謂之奇也。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爲逆順者之所惡，惡也不

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

〔白話解〕治國用刑者，以爲人懼死也。不知江洋大盜，往往臨刑唱歌，此北方常見之事，所以單用殺想止亂，此必無之事也。必須使人人有身家性命之顧戀，不肯犯法，內中或有不良份子，出軌道之行動者，然後刑之。庶乎人知所趨避，不敢爲非矣。天道不言，然究無一絲舛錯，故天地間禍福之來，類似有一司法官，專司殺人之事者，不必由我代天司殺也。代天司殺，焉能悉當？好比有一木匠在此，伊自會動斧斲，如我代他動手，無有不自傷流血者矣。治國者何必好多事哉。

七十五章

此章言民之所以不畏威者，罪不在民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言民之所以難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白話解〕此章言百姓饑荒，由於賦稅繁重；小民刁悍，由在上者好用私心，多立法禁。人心至靈，你想得到

的，我也想得到。即如查大烟土夾帶者，多方私帶，搜查者亦無孔不到，可見私心用事無補也。人之輕生犯法，不怕死，由於嗜欲多，衣食住件件求好，力不足，則爲非。唯在上之人，以清靜無爲化民，民自稀犯法，得保生命也。

七十六章 此章言貴因貴不凝滯惟柔弱能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兵以暴于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木強則兵加也，強大處下，木之本也柔弱

處上。枝條是也

〔白話解〕老子之道，貴柔不貴強，所以驗之於人物之生，而得此一定之理，故曰人之生也在柔弱。至於衰老，則骨骼堅硬，而近於死矣。好比牙齒最堅硬，却先腐蛀，舌最柔軟，則常存。艸木初生，無不柔脆，到枯老時，堅硬矣。所以堅強是近死之路，柔弱是初生之途。所以用兵橫行者，總歸於敗亡，好比木植一類，堅硬的遭砍伐，所以強大之物，常常居在下面，柔弱處在上面，好比樹之根，總在下，嫩枝條則在上也。

七十七章 此章言天道輔柔弱人道尚剛強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

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植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

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木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白話解〕此章形容天道，猶如人拉弓一般，手抬高者，要放平些，太低者，要揚起些。力過者，須留幾分，力不夠者，當加幾把。天道之於人事，常是損有補不足，人道却不然，何以見得？譬如古語說：『予之齒者去其角，』是說那畜類，牙利害的，即不生角。又云：『傅之翼者兩其足，』言長翅飛的，就只兩隻脚了。又譬如好聚錢之人，便沒好兒子，此即損有餘補不足之意。至於人之道，却是錦上添花，正與天道相反也。好比做官刻剝小民，供奉上司是也。誰能用有餘以奉養天下，此唯有道者能之矣。是以至聖功夫，雖能爲而不自恃其能，雖有大功，而不自居，不想表現他的賢能處。此等德量，幾乎與天地造化同一功用矣。

七十八章

此章仍上章之意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白話解〕天下最柔弱的是水，然水之力大起來却莫能當，破堤堰，衝城郭，排山倒海。世間無物能比水柔。

弱，亦無一物比水堅強的。人誰不知柔勝剛，弱勝強，然人人能知不能行。聖人說能含受天下之垢者，即是社稷之主，能受一國之不祥者，是爲天下王。何以言之？譬比地之道，凡天下無論何種汙穢，總能消納，而不礙他發育萬物之功，王者比德於地是也。不祥是說凡喫虧的事，總當得起，又如自稱孤寡不穀是也。所以聖王之道，本是正言，人不知以爲與人事相反也。

七十九章

此章言人之情爲萬端，聖人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信天道之可憑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和之其傷不復故有餘怨也。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責

於人，有德司契，

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念怨生而後於人也。

無德司徹，徹司人之過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白話解〕人情凡彼此有大怨，總難冰消，即使有人調和排解，終不能釋然，不得謂了事也。古人用契約，右契尊而左契卑。聖人修德以化人，不求人信從己，而人自信從，是用德來照管這契。若常人則不能，祇會在形勢上作事，如古語說：『循途守徹』，是說照著路上車轍走而已。天道雖難知，却有一定不易之理，其於人也，無一定之親，但總是親厚善人耳。

八十章

此章老子意中想望之世是無爲之治象也。

小國寡民，國既小民又寡尙可使反古現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患不足也。

使民重死而不

遠徙，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取死而不遠徙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欲求

〔白話解〕地方愈大愈難治，凡水陸交通，五方雜處之地，卽前清所謂衝繁疲難之缺是也。老子以爲如上古之世，國多而小民亦少，使他所需用之物，常有什倍百倍，供能應求而有餘，使民安居樂業，不憂生計，輕去鄉里。雖有舟車交通便利，無所用之。如是國與國之間，風俗淳厚，不爭不殺，也無須用兵，使人歸真反樸，如同初開化時代，一切政治文章，皆無所用，直可以結繩而治。大家甘食美服，安居樂俗，熙熙皞皞，太古之風。隣國但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各安生理，無營無欲，至於老死不用往來，此是何等氣象乎？

八十一章 此章全書之義例也

信言不美，實在實也

美言不信，本在機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極在一也

博者不知，聖人

不積，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爲人，己愈有，物所尊也

既以與人，己愈多，物所歸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動當生成之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白話解〕天下凡是說得好的，就不可信，真可信的話，必不是巧言。又如說話有條理的，絕不用口如懸河，那太會發空論之人，非善辯者也。真能專精一事之人，有大智，不靠博聞，要是以博聞自誇的，未必是大知。所以聖人不用堆積他的才能，表現於外，心中虛空，一無所有。本是爲人，自家却不荒疎，本是以至善與人，自家之善亦不缺少。好比天道，只是生育萬物，於人物只有利而無害，故聖人法天道，順天之利，聖人亦只是盡力

去做，却不與人爭。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末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弈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預之於左氏，蒯寧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月丁丑，嵩山晁說之時廊記。

克伏誦咸平聖語，有曰：『老子道德經治世之要，明皇解雖燦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老氏清淨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希有，蓋久而後

得之往歲攝建寧學官嘗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篇目。克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鏤板以傳。若其字之謬訛，前人已不能證。克焉敢輒易？姑俟夫知者。三月二十四日，左從事郎充鎮江府府學教授熊克謹記。

老子道德經 下篇

經典釋文

老子道經音義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

老子

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陽陳國苦縣厲鄉人史記云字聃又云仁里人又云陳國相人也

生而皓首

劉向列仙傳云受學于容成生殷時

爲周柱下史觀周之衰

乃西出關

是周敬王時也

爲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尙虛無無爲

劉向云西過流沙莫知所終

凡五千餘言河上公

爲章句四卷

不詳名氏

文帝徵之不至自至河上責之河上公乃躡身空中文帝改容謝之

於是授漢文以老子章句四篇言治身治國之要其後談論者莫不宗尙玄言唯王輔

嗣妙得虛無之旨

今依王本博采衆家以明同異

道

生天也

德

道之用也

微

小道也邊也微妙也古用反

較

音角又校量深淺也

隆之稱

尺證反一本作號一本作名

也曷

何萬反

爲而常校

音

能相射

食亦反

穿川窰

音窰又音窰

探

吐南反

聖人之治

直吏反

弱

其志

心虛則志弱也本無爲字

强

其良反又作疆

使夫知者

音

道冲

直隆反

不盈

本亦作滿

淵兮

河上作乎

挫

子臥反

銳

悅識反

其紛

拂云反河上云芬

湛

直減反

夫執一家之量

音亮

瞻

涉豔反

滿以造實

七報反

又復

扶又反

不盈

或作滿

不

能累

力僞反

萬物舍

音捨又作捨

汗

音烏

而不渝

羊朱反

以萬物爲芻

楚俱反

狗

古口反

治

直吏反

有爲

子僞反下有爲

不為 其猶橐 籥藥掘 動而愈出 排 橐 空洞
皆同 反 他各 籥音屈 藥音竭 掘音竭 求物反又求月反河上本作 羊主反又 反 扶拜 無底囊 乃各反 實

多言數窮 足以共 谷 善治 玄牝 中央無 私邪
反 王云理數也 云勢數也 音拱 音拱 亦 古木反中央無者也 河 反簡文扶擊反 反 音銳 稅字音冤 奪反 作空 一本

處 惡 幾 善治 拙而自遺 咎 而稅 末
河上直云 一本 鳥路反注 及下同 音機近也 又音析 直吏 拙而初妄反又丁果反志端反 反 音銳 稅字音冤 奪反 又徒活反河上作銳

令 尖 勢必摧 蚺 滿堂 自遺 咎 功 四時更 能
反 力征 于廉 反 粗齒 反 女六 本或 作室 以之反 反 求九 反 本又 作或 反 音

無離 滌 疵 邪 物介 民治 以求匿 辟 開闔 當 無
反 力智 徒歷 反 在斯 反 似嗟 反 音 界音 反 河上本 又作活 他得 反 四亦 反 戶獵 反

昌 而處 以知乎 特 長 三十輻 共一轂 當 無
反 尺甞 反 昌處 反 音智河上本 又直作智 河上本 反 丁丈 反 音福 反 古木反 反 丁浪 反

有車 而處 以知乎 特 長 三十輻 共一轂 當 無
音居又 始然反河上云和也宋表注本云釋同聲類云柔也字 取也如淳作繫 壘 市力反河上曰土也司馬云壘土可以 壘戶 反 在各

色 令 盲 五音 聾 五味 口爽 騁 狂 令人
青赤白 黑黃也 反 力征 反 陌庚 反 宮商角 反 力東 反 酸鹹甜 反 爽差也河 上云亡也 勅領 反 求匡 反

行 妨 去 寵辱 若驚 貴 大患若身 何謂寵辱若驚
下孟 反 音 反 羌呂 反 簡文云寵得 也辱失也 顧云若 云重也河上 反 河上云 反

身爲 易 名 曰夷 曰希 搏 曰微 致詰 強
河上本無 若驚二字 反 于僞 反 以歧 反 武征 反 顧云平也鍾會 云誠也平也 反 希疏也 反 音博簡文 反 補各反 反 直吏 反 直吏 反 吉起

故混 不皦 不昧 繩 曰希 搏 曰微 致詰 強
反 戶本 反 古曉反明式 反 梅對 反 食陵反又民忍反梁帝云無涯際之貌顧 反 音博簡文 反 補各反 反 直吏 反 直吏 反 吉起

豫 儼 樸 混 蔽 蔽 覆 生長 卒 強
其丈 反 如字本或作悞 簡文與此同也 反 魚檢 反 又作朴 反 胡本 反 必世反王云覆蓋也 反 芳富 反 丁丈 反 于慎反 反

凡物 則物離 其分 虎兕 無所容鋒刃 大上 卒 強
反 力智 反 扶問 反 徐子 反 芳通 反 音太王云太上謂大人也 反 丁丈 反 于慎反 反

行施反結次侮反亡甫疵反字新釁反許新悠反孫登張惠杜姆俱有應之應知慧音趨或音促七喻反覩形見

賢通反大惡反鳥路治反直吏則濡而朱反又百倍反蒲罪令反力征所屬之欲反見反賢通抱樸反警角之

善一作本作傑反下孟唯遺突反舊相去反欺慮幾反居豈燕反於見雀反將箭鳩反九求鵠反古合有仇反音豔

之然反本作勝反裘音續音截反昨結鵠反戶各衆人熙熙反許其若亨反廣反析反星歷所好反呼報沌反本又作沌徒損反又廓反苦郭反河上

反胡來反說文咳字本或作孩儻儻兮力追反一本曰損益也敗也欺也所別反彼列若亨反廣反析反星歷所好反呼報沌反本又作沌徒損反又廓反苦郭反河上

俗人昭昭本通反一悶悶字如澹兮其若海徒紺反古本河上作忽兮鵲力幽反梁簡文作鵲云繫繫反張立反母

如字德之容文云狀也簡怳况往反又竊反鳥了冥反莫輕說反悅一云狀哉反河上一本直見反賢通枉反音窪反鳥反

麻反顯云滂也蔽必世反轉遠反于萬自見反賢通彰反音淡反徒暫反故飄反毗遙反又驟反狀救道者於道反河上子道

企者苦賜反河跨反苦化餘食贅專稅反疣贅也簡文云行注同卻至之行去逆反卻至晉大夫自代更爲臃

尤惡反鳥路混成反胡本先天本悉薦宋本亦寔音莫河上云寔空無形也而不殆反田頰反稱反尺證強反其丈

亦復反扶又重爲輕反起政躁反早報離反音輜反側其重反直用榮觀反古亂宴處於見反簡文曰謂萬乘之

主繩證反實輕則失本反河上躁則失君反音失喪反息浪善行反下孟無徹梁云應車邊今作跡反河上無

瑕下緣反謫直革反不別反彼列善數色主反簡文色籌反直由策反初厄榷其榷反所好反呼報裕反羊注長

丁丈 谿苦溪反 不離力智反 模莫胡反 不忒吐得反顧云差也爽也 樸曹角反 官長丁丈反 百行下孟反 故為子爲反 無

割乾通反 物或歎音虛河上本 贏力爲反 或挫作臥反擗也簡文在在反河上或載 躓許規反 去荒呂反 其事好呼報反 還旋音直 治吏

凶年天應惡氣災害五穀盡傷人也 難乃且反 當復扶又反 佳格牙反善也 惡烏路反 恬樸嫌反本或作 澹徒暫反本亦作淡音同河上本作淡 梁

武云苦同反 樂五徵反 戰勝式證反 天下莫能臣也河上本作天下不致 侯王梁武作王侯 隕徒同反 長丁丈反 立名分問符

反 錐音佳 治直吏反 行下孟反 道汜本又作汎周張並同 衣於既反河上作愛也 施始鼓反 故復扶又反 以其終不自為大上河

終不為大也 於易以政反 樂音岳 餌而志反 過古臥反 道之出尺類反 淡徒暫反又 說悅音 令力征反 中丁仲反

將欲翕簡文作歔又作洽河上本作翕也許及反顧云閉塞也 去荒呂反 脫代活反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簡文 欲上河

老子德經音義德者得也道生萬物有得有獲故名德經四十四章一本四十三章

應如應對 則攘若羊反 臂必寐反 而扔人證反又音仍引也因也字林云就也數也原也 故去荒呂反 無喪息淚反 心見賢通反 肌其已

無所偏音通 之量亮音 母莫后反 舍本音捨 博施姑鼓反 偏音蕭 抑於力反 亢苦浪反 忿枉紆放反 尙好

呼報 敬校音教 為瞻涉黠反 治直吏反 穢於廢反 耽都南反 行下孟反 遠子万反一本作弃 裂力竭反 恐歇許講反 將

恐蹶蹶月反又其反居衡反 數色主反 譽逸注反 碌音碌 珞音洛又 昧梅對反 夷道若類雷對反簡文云班也河上作類一本作顯 內如銳反又 不

者非老子所作也

反 匿反女力 莫如嗇上生力反河 去反羌呂 早復服音謂之重 直容 抵丁計反 烹當加火不 小鮮音仙 以道

莅力至反古無此 治直吏 牝反類忍 靜復反扶又 以下反邊嫁 則取七榆反又 卑下反邊嫁 過古禾反又 奧

於六反暖也 河上烏報反 暖音愛暄也 庇必寐反又 蔭於燻 尊行反下孟 有拱居勇 璧井歷 以先反悉薦 所以為反悉薦 者

反 不日反于月 淡徒暫 於其易反以鼓 必多難反乃且 其脆七歲反河上本 易泮音半 於累反劣被 者

敗必實 施反姑志 辟反匹亦 好反呼報 令反力征 復以反扶又 稽式古兮反河 善下言下反邊嫁 厭反於豔

夫音扶 唯大句經 以陳反直忍 費反芳味 匱反其貴 器長張丈 舍音捨 而不辟音避 於難反乃且 卒反尊忽 帥

所類 為反于偽 無行反戶剛 攘反若羊 扔音仍 幾音祈 易反以鼓 被音備 褐反戶葛 無狎反戶甲 無厭反於豔

離反力智 物擾反而小 辟反匹亦 不能復反扶又 潰反戶對 見反賢通 故去反羌呂 之所惡反鳥路 猶難反旦乃

反 繩音繩 坦吐但反梁王尚鍾會孫登張嗣本有此坦平大 而見反賢通 凶先反悉薦 恢反苦同 是大匠斲反陟角 僻

匹亦 治反直吏 强其兩反舊 柔脆反七歲 枯槁反苦老 與音餘 抑反于力 之量音亮 身去反羌呂 天下莫柔

弱於水河上本作天下 垢反古口 利大怨反紆方 契反苦計 不令反力征 伯河上本 不貪貨賂音路 輿音餘河

使人復音服又 樂音洛 人已反其倚 愈音與 而不爭音爭門之

23912/5

老字號

正 冊 號 者 編 號 類
064296

分類號

登記號

长沙铁道学院图书馆

064296



廣益書局	發行	總發行	上海
廣益書局	發行	總發行	上海
廣益書局	發行	總發行	上海
廣益書局	發行	總發行	上海